

三
才
廣
志

三公

要語

唐虞夏商周三公及宰相之職

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禹司空也宅百揆尹保衡也行家宰傳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大師也齊百工前後固若一体也成王末年保奭為相畢公司馬毛公司空三公兼攝三卿固已見之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曷嘗叙兼而並建哉以自錄故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為是名工不異職官不異事曰卿旦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

高下耳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故之於書有曰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三公
官不必備惟其人故當時雖建三公之官實以六
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或缺焉若曰周公位
冢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太傅之任未聞有人
豈非惟有道者乃足以克其職苟非其人則或缺
焉

范祖禹論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
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
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人失之矣
漢官因於秦舊說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是弓
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

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置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

嘗見論後漢三公之名不正

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空司馬司徒為三公也今也既曰三公又以百官有司業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也且名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者弊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受尚書大義也

林少穎唐史論唐三公之名不正

成周董正治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

邪變理陰陽自是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九牧阜成兆民以其名而求其官無有不正者唐
初建官以太尉師徒司空為三公而名已不正矣
夫太尉周之司馬官也司徒教官也司空事官也
以是而為三公豈所謂坐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者乎

呂東菴論秦漢晉魏隋唐三公之名不正

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
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
僕四失而為晉之中書監令五失而為魏之門下
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
蓋至于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為之東西二府不
惟失其名併興其實而失之

王景文朴論武帝過推三公九卿不拘常法

臣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
帝王之粹而其後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
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
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選而不選而
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
當選而不選而涿郡太守劉屈釐得之御史大夫
延廣之罷九卿當選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
之眷係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
之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選而竊成之選四年韓安
國之選一年並中尉商丘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
選而田千秋之選一年甲廣明之選五年並洪臚
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

事實

論道坐而上上謂之王公出考工記

有德

三公之任佐王論道必經繩墨事和理陰陽言一一乃堪
之出孔安國尚書注

具膽

赫赫伊民一爾一出詩荀子曰三公一一所歸不可屈指
其人皆魏文帝用資調孫權笑之出魏志注

參聽

太司寇以聽之咸吉于王王命三公一一之
三公以秋之咸吉于王出周禮

八命

正之三公一一及其
封加一等此周禮

九命

三公一命衰者有加則賜也不過一一三公之三公八命復加
一命則服龍裳與王者之後同出周禮

執圭

大宰伯之職以玉作六瑞公一何一執圭雙搢司桓取其強直有
立也出周禮

執璧

三公一一禮
夏官出周禮

朱紱

公佩山元玉
記正專

綉裳

我魏之子袞
表一出詩

槐位

朝士罕達服外朝之
法而三公一焉

繅籍

上公之僚也相主九寺一十九寺有政
九章定常九旒契繩九旒二章九采周禮

覆餗

周易出荀子一公

正位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一王及三公之位出周禮

大儒

也出荀子一公天子三公

上賢

出荀子一公使之為三公

無官

三公一公有人無兒後之舜之於堯伊尹之於商周公召之於周是也出百官志

兼卿

周成公立三公而云官不備相其人以書傳故之皆一領六一未嘗持蓋也出客齊隨筆

表率

太史公曰三公者百僚之率禹氏之表也出史記

調和

三公正天下一陰陽節風雨此說堯禹古出逢牛宿吉問牛行冀星或以讖古吉曰方脊少陽用事所傷害三公典一公陰陽職當變是以問

承君

三公之任尚足不有建明固守無以居位出馬宮傳漢彭宣奏請別特大司空上書古曰三公鼎足一足不任則覆九莫實雖上大司空印鑄並出本傳

議政

太師大傅大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也而一公出百官志

宣化

杓南星三及鬼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一德一調七政和陰陽也出天文志

美俗

王荀注水相術史稱大夫擇侯三公典五常九經以總方略一統頌廣教化一風一鳥職出本傳

分職

成帝時何武建議闡之輔佐必得賢臣然攝天之三光儒三公官各有主官三公官一公發事以考勸勤出百官志

然方

案一萬方相分明喜色為盛出本傳

禮貌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以之也出賈誼傳

師法

三師天子所法無所
總載出唐百官志

六符

東方朔武帝曰漢陳秦階一一注秦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中階上星爲諸侯

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之階平則和陰陽風雨將天下大安出東方朔傳記

萬石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荀爽爲三公食不一肉

栗飯

荀爽爲三公食不一肉惟晚一出荀爽漢記

非人

蕭何之言三公任人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光皆在臣等出本傳

備員

光武錄謂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一一而已出本紀

曷任

光武尤信讞言以王郎善成名應圖錄越全提之出分紀

辟司

三公一出後揚東傳範出後揚東傳不

象極

李商曰三公尊重至天一出後王藝傳

應台

三公上一出後王藝傳元首以後即鄭傳同

冠冕百辟

齊威公令冠冕百辟從客諭道自非熟恭德重無以居之

紲非

幸帝詔曰自今三公並宜列法宣振國威出本紀

舉謗

秦邑上彌曰五年制書全三公一言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

考功

三公一量才以序庶僚出即讚傳

奉職

太平六年王循山州寶陽記曰秦已置秦三公量公御
11得理耶其三公帛出韋布紀

下與

安帝朝陳志上疏曰三公称曰家宰王者改密而礼在與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量是非出本傳

避朝

朝廣在公台二十餘年礼任甚慢凡一履司空府作司徒竟不歸今人傳於所辟命官天下之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朝會曾相疾遊廣與陳蕃

天階

三公上臺古之台一下與人君同牀者也出即讚傳

累世

覽樂籍以康孝持位至司徒太尉自以三公
11耻尚龍正乃不復行出續漢書

四世

表京至哀紀
四世五公

佩印綬

臨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爲三公
臨漢數曰叔度若在吾不敢11

載輿車

大傳猶緣有病疾升起便射見使111覽責
畢先生先後三公有疾遂以高車第

朕之腹心

萬物皆以人爲本者此之謂小也非其大也

人之喉咽

春秋合合國四天理在丰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必理古詔宋均曰
牛馬之古口主出政教三公專宣君爵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必理古嘗首疎密

開德宣符

天文上三台六星兩南面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
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出晉天文志

昭德塞違

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
東二星下台爲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出天文志

一代之備

舊文帝即位時司空平故司徒王朗並先世名臣文章能與會誰
左右曰此三公才乃一人後人殆難坐也

大事咨訪

魏初三公並事帝預朝政高宗上疏曰古者刑政有疑輒謀於廷
蘇之下自今之後朝廷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請
坐之日可特延入請得失文帝嘉納焉出分紀
又隋書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置府僚也

始封侯

崔胤忠思司空封安陽侯三公封侯自此始也

詔設會

前代三公策外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自魏末以後廢不行至石鑿升司徒有詔令會逐以色列常出分紀

黑頭三公

晉諸葛爲城爲臨濟令名亞王尊度謂曰明府當作一
出世說

王尊歎我

一丞相一既升司徒一曰王喬石過江一不獨升公出世說

陸玩無人

一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一出晉本傳

下象山嶽

陳忠薦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足高足居職後和陰陽調訓五品

父子上公

晉司馬望安平王孚之長子有才倣羊祜著名成熙中位司徒入晉封義

陽王述太傅太師馬特孚為太宰一居一位百代以來未之有也出分紀

兄弟宰輔

卞氏以清辨一六人並至三公一一世稱卞氏六龍出六閭
春秋

王戎乘馬

晉一一雖位摠禹司面委事僚采間一小一從便門而出遊見
者不知爲三公也出本傳

三公共選

晉劉寔作宗讓論以一官缺擇數官加議最多者周之此爲一公
缺豫選之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一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

改容禮貌

音者成王幼在繢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休

侍侍之德義仰追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三公之身皆天子之所以尊高也

待以殊敬

安帝朝陳忠上疏曰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在輿為下卿生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出則監察而董是非出後陳忠傳

慶之給車

宋廢帝加沈一之兄扶給三望事慶之每朝賀常乘輦輿無撓車
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慶之向我每游輶田園有人問
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
來此車安所之牙及撓扶並同謀之

臨軒遣使

成新升太尉司空舊注太學宿憲於嚴庭門下奏非公祀宴享
則無以榮人第之制祭奠設司議凡故其事列備止德禮備則有樂今大并湘
相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從馬出官志

一品金章

齊威儀云三師而第一金章而紩綬追督三司冠絳朝服

黃閣鸞尾

陳舊制三公一聽事北一後主有唐前詞以功授侍中號號大將軍時詔摩訶闕門施行焉禮事殿堂並置鸞尾

黃閣內屏

隋三公府三門當時聞——設——

夢松生腹

丁固——其牕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其為

聞車馬聲

晉魏舒木達侍書詣野王主人安夜產成而聞車馬之聲相問義者誰曰魏公舒自知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

中書讀策

唐張延寶久故事曲升三公中書令讀策侍中奉禮如閩即以宰相明之

雀報白環

弘農楊寶右嘗見一黃雀墜樹下為蟻所圍寶愍之食以黃花石餘日毛羽成故之後寶讀書有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鵠島所持願君猶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住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榮白登三公辟去遂寶生震澤生東東生肺賜生處西世為三公

雀啣三鹽

據震明經博覽不應州郡禮辟徵有道雀御三鹽魚鹽不糊請取魚盐司蛇鱗御大夫服之象也數三法三台心先生自此升矣後位三公出後漢木將

工相佩刀

晉呂虔有佩刀命工相之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曰以子有台輔之望故相贈後祥果為太保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捐此刀覽後歷世多賢才與於王

手文可占

南史卷之三十三

全微子流彈壁上乃作公守以絕宋之公守愈明出其先

在士林及仲尼

折臂三公

有善相者言羊祜相墓所有帝王氣祐遂鑒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
三公而祐竟隨焉折臂位至三公出吾王祐傳

平世三公晉武帝羊祜參廊可患平世三公出南史

格外三公

齊明帝即位陳頤達以爲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雖職典連率人
以爲一輔之名出陳頤達傳

督察三公

老武特江馬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上疏不宜
令有司參公輔之名

兼領六卿

周成王立三公而云皆不備必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一一一未
嘗特置也出客卿隨筆

布被釣名

汲黯曰弘位三公介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許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失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許以釣名出公孫弘傳

食不兼味

長孫道生朴引空加侍中性忠厚虛謹身爲三司而衣不華節食
不兼味一熊皮障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出分紀

參國家事三公儀一一之大事置府僚出百官志

置師傳官

唐太宗手詔曰朕觀前代明王聖主曷嘗無師傳哉况朕鍾百代之才智不周物其無師傳哉何以正朕之不逮詩云不愆不忘而萬章其末古道盡三官出六帖

佐平邦國三公一天子

一一理陰陽無所不統出唐百官志

不設官屬一師三公皆

三公明理天設三光以照明天子立一一以一理出益鉞論

三公銓時一一一論道出文選

並除雙負真宗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儀同日降制加太保三元並除雙負

坐見庶僚

元豐二年除太尉判河南文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印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彦博彦博曰吾未視事三年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升太師致仕出事果

九居八座

張齊賢四鏡兩用一一以三公號第康寧福奇世罕其此出事畧

手相三槐

王文正公三司開基之廟曰先君是日成爲三公翰臣序手書
高識

位貌隆重

考博識簡莊重有大臣體位持朝者三十餘年徧歷公孤而以大師致仕雖一
而平居接物謙仰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康節雅稱頤以道學名世而彥博與之並
元豐中與富弼等十一人爲洛陽耆英會並出事
卷之六人間未嘗乾坤未嘗無先哲造化才

施鍼箴微

太師林先妣名音節尚父東坡一編本吉光此諸為元遺所著屬張伯素也而衛
武公百年猶——於國曰無之或老耄而舍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諱申公也

備物典策

東坡上文潞公書太尉執事水以元功正位兵府——首冠
三公

望隆堂備

文彦博辭不共合卿義重股肱——奥底遠別堂際峻服庶遠別
元首安微此其恩特剖奇禮出東坡文集

德被生民

韓相公畫廊堂記桓圭袞堂不足爲公貴惟——而功施社稷勤
金石揚之聲詩以遠後世而出無窮出六文

榮兼兩節

寵辭上宰歸故鄉——旗一旄滿三公之典策

陰滿三槐

魏公之業與提供嗣封推之勤必成既相矣宗四方以平歸視其
家視一廬三城之次晉公所處皆有之推德之行出東坡三記堂銘

廣志卷之四 伯七十七

門下省語

要語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丘濬云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成其諫主之道失自周人有史官漢人以設諫諍之員其名雖異而利則同也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閣宋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丘濬云此議大抵因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諫官也今因朝章本首或中書省并其所謂諫官者不釋蓋馬惟良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驳之政而兼以言責付之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敕有

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丘濬云給事中自永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今之國朝始分爲六科每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參掌道其所說事禁省而後貢凡章奏出入必經由有所爲失致稽滯高宗御府封駁不特此也凡無既定律令者皆

賢臣皆許雖署以聞蓋實慕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國朝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守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守四海無不可言之小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故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國朝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丘先生云宋王安石言唐宋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於殿故二言之燭一事之失可持之燭失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予之也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僉人以皆蒙誤上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於

豈易哉君遵如天

將以聞則又憚而

耳何哉于不測之禍顧

不

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

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宋歐陽脩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
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
非者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
諫官者漢興以来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
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

丘肅六個世諫官雖無定職然

周朝設立六科皆以言子付之內外特百司之外而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
列署內凡待班陛曰近清光咫尺天朝上無所屬下有所分理歐陽脩所謂多是
非於威望之間今雖無此尤至於司馬光所謂天下之政四海之業得失即病萃
於一官則今猶古也然則是職也亦宜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謂擇言事當審
事名光第一不愛苗首次則重音名節次則晚知治牘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諫官則

上面君德必有有所加下面朝政必有所便矣

宋恭襄告其君曰任諫非難聽諫非難用諫為由
難陛下深憂政教未孚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政
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
群邪惡言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
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
不可不察焉

蘇軾

君曰宋

建隆以來未嘗罪一

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

容事閨廊廟

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議宰相但奉行

風肯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
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湏養其銳氣而借之重

摧者豈徒然哉特以折姦臣之前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審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其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不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

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天下豈不殆哉臣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呂祖謙曰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石僚之邪正吾躬身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臺諫誠為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任之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之漢宣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以是知臺諫之選不容少

緩

丘濬云臺諫之任非素稟剛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專性剛之者恒大間有
二或納于言諱或死于章疏未其能是任者蓋甚難也幸得其人又復不得
久居其位而近之于外此諫之因猶可也不幸而有奸邪小人處乎面諫其剛正
不隱或至於已之陰私近附以去之亦或有失有忘於未諫者不可不知

事實

親庶務事

元祐初左禮部司馬光武言諫京西漢以丞相慈百官而凡州分治天下之事光武
中興身執庶務事鄭臺御尚書始重而內漢公卿稍以失職矣

中書親近

楊萬里注漢初建親國置扶書令典尚書事文帝受陳咬括書為中書苟有疑惑而
亦不廢尚書以中書親近尚書跡外矣

常在左右

宋音以采天下以侍——多與之諫事不得在中書於是有門下中書據始
分矣今自比前人體皆循此制

置政事堂

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草平章事其後又置政
事堂益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驳日有事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

定然
奏聞之

改政事堂

開元中張說為改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丞相至于副射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向日所為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

內臣領之

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制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五代川士人樞密使皆天子優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坐於宰相

錄黃錄白

宋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弛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使皆將專建威中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處小則批狀直下本河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商經事無苟漏神宗皇帝以唐自中書重以後官職繁冗名器參差故革而正之誠局至當然但當襲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定更種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止此官不必一文唐之六部分中書三省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省人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一曹六曹付詰事勘當給事文書會同事節巡承寺監造列用膳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轉省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取旨得達門下省覆奏盡可然後錄錄下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于四近者數月達者輸平不能次絕或四方急奏報特或吏民詞訟求訴皆因於備帶又不署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錄審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紛執政大臣遂成不叶要語

駁議甚多

宋自置門下以參——又門下不可得直承事行下選百——六部都道中
皆取旨中書或不捨首見後行改易

內批文字

一反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其進至制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次若復有
駁正則為之後送日中書文字有急遽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
官始為虛設旋使更貞信多
文書繁冗無益于事

門下中書為三省

石林葉氏曰宋朝公集唐制川直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
為半相則是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政以為尚書令之式左右僕
射為半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
尚書令之職而利兼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人為之長則出令之
職自己身行而何者而僕射之乎方其避執政無不同則所為門下侍郎者
亦猶聞之矣

諫垣

舊唐書諫官元稹傳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滿又冀時為諫官三年則存錄草欲啟
而焚之以教古人諫奏之義然恐以凡人生無終訣之義乃集七十余章為三卷曰諫
垣原蓋自序于者大畧曰諫主於理歸而已至誠特主家傳

補闕拾遺

諫曹 唐崔德與名左補闕諫云匡疏在諫曹出本傳

唐制左一下大夫右一一下大夫掌訊謀大事列廷論小事上
封事

擇利近名

王沂公曾嘗曰韓魏公章疏甚好向未高舌訥多是——范希文亦見——須
要地意於閭家而出範王別錄

四諫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參知政事爲諫官時有四諫四人分引石介等諫言范仲淹
參知政事獨謂曰介剛正然性好奇異老健爲諫官必公卿行之事莫入君子以行大
事弗其意則引裾折櫛扣頭流血無所不至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
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

司諫正言

唐有左右補闕宋熙寧間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又改唐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
出分紀

曆伐門下省

後漢門下省謂之侍中寺

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
謂之門下省

齊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大學

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驛驅鹿散騎
給事中奉朝請附馬都尉等官

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賓
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常御乘封璽事
後魏尤重

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乏職有侍中
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 尚食

尚乘 尚衣 殿中 九六局

隨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及散
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
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負煬帝
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

隸門下省

唐門下省龍朔二年改為東臺咸享初復舊至武
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鳶臺神龍初復舊開元
元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
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二人諫議大夫
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在拾遺各二人
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
餘小吏各有差

宋制門下省在正陽門外西面北廊掌受天下之
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
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
為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
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
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降誤應舉駁者大

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
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領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
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
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僕
改爵秩加叙勲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
退送尚書省覆邢部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
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後用兩制官一
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
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
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

朝立內八府宰相其貴似侍中其近似門下故

特寵之

國朝不設

事實

青瑣

宮闈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雍姓吳都賦曰十一戶邊者錢也

有才

山谷啓事曰黃門侍郎和嶠——可為吏部郎詔曰缺令在左右更求其次

謙慎

荀悅為黃門侍郎郭況以右第小心——年十六為黃門侍郎

從容論議

崔光為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藻惟——參贊大政

置臣左右

楊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為怨事中黃門侍郎初爵行本為黃門侍郎人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退諫帝不納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臣得執臣而不顧乃置窮於地而退
上譖之而原所答者出隋史

升從三品

至德中復看舊例正四品上大曆三年又改馬門下侍郎升從三品

政本之地

宰相而兼他官本非全無唐制所謂及輕宰相之軀是也然而方用其身兼節度使
營備等列為大學士意則用列為盡政制選使蓋以國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綱
則下不敢怠慢之司存視之猶有說也至於三省則俱為政本之地無所不無長官
則率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從官則參知政事是也

長官兼之

宋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中書門下侍郎
尚書左右僕射而復以左僕射東門下侍郎右僕射東中書侍郎則是既自有左官
而復以……贊尤甚矣蓋神宗必欲復唐三省之職而參知政事以中書造命之說
已為之相東中書侍郎王珪爲右相裏門下侍郎實欲陰置珪於門下使不得與造
命取旨之事可以便其專政之說而不獲顧諭統名稱之不順也矣

閑達故事

後漢陽珠字方正爲侍郎……章奏處議爲臺閣所崇信

彌論舊章

謝水文學爲尚書侍郎伏事母婢……出後漢書

尚德之舉

侍郎官至……頤宜當之

侍中

周侍中周公或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爲

左右卽其任也

秦立侍中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
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爲加官凡侍中左右曹
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爲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

鄉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大官令至郎中多至
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
諸吏得舉法

漢侍中冠并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
文貂尾爲飾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
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襍抱坐受寵位具帶脂
粉綺襦紈袴鷄鷉冠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
下至襲器噐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
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
一人

後漢僕射光武改爲祭酒或置或不至而又屬少
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去駕出則多識者一
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劙參乘餘皆騎在乘舉後

獻帝卽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拔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馬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卽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校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奏漢無定員

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駕登接與散騎常侍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右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舊復職

侍中漢代爲頭近之職魏晉選精增華重而大
意不異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舊遷列曹尚書
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

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爲侍中情
任親密

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
者著官宋元三年東昏南郊不就親朝士以主
壇陛采前代未嘗有

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
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丞相矣
陳侍中亦如梁制

後魏置侍中六人加官在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
張叡並以侍中輔政

卷之六
齊侍中亦置六人

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
府保定四年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
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

隋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
納言為侍內

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亦置四人龍朔二
年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保元年改為
左相接令文掌侍從負賚獻贊贊相禮儀審署
奏抄駁正遠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摠判
省事

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
祭祀則版奏中叢外辨專輿輅詔并降之節皇

帝齊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制告命成
禮祭祀亦如之而右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
罕除自建隆至熙寧貞拜侍中絕五人雖有他
官無領而實不仕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
為開府儀同三司

元制內八府宰相掌諸王朝覲儕介之事遇有詔
令則與蒙古翰林院官同譯寫而潤色謂之宰
相云者其責以侍中其近似門下故特寵之以
是名雖有是名而無授受宜命品秩則視二品
焉大德九年以臧怯禿等八人為之天曆元年
為內八府宰之職故附見于此云

國朝不設

事實

轉補袞闈

漢高選于侯伯轉補袞闈高貴道可常爭故曰常伯則體有大優于實注云若侍中參官也

出於兵家

晉書曰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其家矣歲除之久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

分為左右

漢儀注諸吏監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一一一雷

有此加官

漢七員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候以下至郎中皆得一一一雷

左貂右貂

漢侍中服別左貂右貂別服刺史招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輝光居高食榮犯取外勁捍面內溫固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正奉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鵠鷀冠

惠帝時侍中——具深侍郎都張辟彌等十五年弘平年十三並爲侍中鵠鷀後仍鵠鷀奇功鵠鳳風神鳥

執虎子

蘇軾與古茂問隱士入白山後則名侍中舊說者起始故名之執虎子茂見則朝日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廢妻是虎半強

問貂璫何法

後漢桓帝大司馬中郎將參軍——不知所出地濃云不爲灾運官在廷議郎

護駕負璫

大駕出則不直持正護駕正直侍中負璫參軍不導御余皆騎從

戴蟬珥貂

王榮為侍中西雅集贊繫詩冠載蟬珥貂未入陪臣入侍帷幕出擁革蓋

舍有八區

參贊沒儀同百人漢官曰無廄侍中——論者因言東本八首其門選而書詩此李明帝治平東宮尚書位也

髦頭之義

晉武帝時中郎將烏當問侍臣——何必猶曰金紀六奉國行可嘉獎蘭山戴波無不出頭者惟畏——歲使持之以勸五尊也又孺莫子詳述為侍中戴波作亂王師敗績大及于陛下抱天子登人極敗收率入七翼令下莫不動曰蘇在半未覩至萬軍人豈得遠侵弓摺子是兵士不敢上大怒戲收執政捕以為侍中戴波亦令侍中謀本天子出拔義軍事竟為收所害人主莫為侍中李武崩王國廢夜欲聞門入為遠認東北之日主帝委罵天子冬至輒入吉期咸寧快乃止

社稷為己任恩

晉任隱字元末參軍侍中萬機大小多掌錄之性中正以社稷為己任忠貞亮之高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為光祿四推總門下監考課與上競陵寒共進使得漸臻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難精闇蕪考業尤因撫愷才能漸建且在官人之職即日為桂支部尚書曰足侍郎改轉侍郎

貂拂帝手

宋王平事每其弟張康先嘗謂平子執器至案上語平康先持之本或竟持自手但
依南郊啓東平格過山門間惟時平子手授之曰改及陪饋也又宋孝武代進侍中內
人並以風範玉以典雅此今一變橫鋪典御僅全之變當乞奉似又諸處字嚴仲
宋未為侍中及齊父傳之司職在百僚如侍中當則事重猶佯不知侍郎曰解
職授齊上幽默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他時傳詔供使稱疾辭曰我無疾何可過朝
飯步出門得車還走是日送公王僕也侍中辭集有而曰我若誤之不迷也乃
廢于永明中復為侍中

夫大禁中

撰王訓字懷範廷侍中此非入見武帝問何故谷曰舊約四年歲為辛相對曰大過
三十上曰今之正罰不謂相因人曰鄉里遠為侍中者一一多然者志取滿門
鑄問卿侍中何在既至悉付之又王

峻與諸商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士

宰相舊班

至德初復為侍中自精至今皆為宰相舊班正三品大辟二年外為從品

侍郎

秦制門下侍郎有黃門侍郎

漢因秦制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負却廟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闈故
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闈故

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闈之內故曰黃門侍郎
初秦漢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

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
給事中使閔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
就座無負屬少府日暮入對青瑣門并故謂之
夕郎獻帝初郎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貟外
各六人出日禁中近侍帷帳尚書事後改給事
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後
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憲
由是王允乃奏此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
始

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之官貟四人
馬

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爲之

齊亦管知詔令乎爲小門下

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賓相威儀盡規猷約
綏正遠閫鹽合嘗御乘封璽書

陳依梁制

後魏亦有

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行之

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爲納言

下大夫

隋制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

名

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咸通元年

復舊光宅元年改爲萬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

天寶元年改爲門下侍郎員二人掌侍從署奏
批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閣則藍封題給

驛券

宋制侍郎掌威侍中之職省中外納之事大祭祀
則前尊輿輶詔進止大朝會則授表以奏祥瑞
冊后則奉節及寶位與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
中書侍郎一員

政事

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復置門下侍
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中興後宰相罷兼復改
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

元制六部侍郎

國朝制六部侍郎

事實

有瑞柳樹

西漢授禮郎侍郎中書省都尉建中太始元年元平年車駕還不廢其樹每舉人謂之瑞柳樹謂武進士取瑞柳為道上聞而奉之

謂鳳凰池

中書省地在禁多水鷺住是以人用其聲謂之鳳凰池也

為東西臺

治平二年相無擇言門下省中書省爲書三省事農官皆宰制之在今乃在省在東西

省在東平章事時中書省門下省對於唐罷相中書改左右省爲東西臺

左右曹

漢應御官儀司左右曹受兩書事時世士文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人稱而後之

鳳閣

唐武德府設中書官隨署名一一

南北兩省

唐謂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名之曰南省爲左省中書省爲右省或謂之

廣志卷之四伯七十八

給事中

要諳

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封駁司隸

臺元封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司歸門
下又詔給事中許書盡黃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
年門下中書言後省脩成所有省曹寺監條貫以
門下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
稟議給事中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所行職當封
駁則已與執政稟異當求決於上尚何稟議之有
詔從之紹聖四年葉祖洽言兩省置給舍廟堂設
施得以更相驗今使舍人兼封駁則給事職廢詔
特旨書讀不回避餘令互書元符三年曾肇言門
下駁則正中書違失近給事中封駁中書錄黃令
舍人書讀槩壞官制宣和元年張叔夜言命令之
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尚書頒行而審院被旨亦
錄付門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

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虛設乞立法禁
從之元豐寄祿爲通議大夫建炎間因舊制置門
下省以給事爲長官四員爲額

元制給事中秩正四品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右
補闕掌隨朝省臺院諸司凡奏聞之事悉紀錄之
如古左右史十五年改陞給事中無備起居注左
右補闕改爲左右侍儀奉御兼脩起居注皇慶元
年陞正三品延祐七年仍四品後定置給事中兼
脩起居注二員右侍儀奉同脩起居注一員左侍
儀奉御同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史四人通事
兼印一人

國朝制六科給事中正八品

吏科

都給事中一員左右給事中二員給事中

四員

戶科

都給事中一員左右給事中二員給事中

八員

禮科

都給事中一員左右給事中二員給事中

六員

兵科

都給事中一員左右給事中二員給事中

十員

刑科

都給事中一員左右給事中二員給事中

工科

都給事中一員左右給事中二員給事中四員

事實

黃闔

禁門曰——內人主之出漢與服志

黃門

——有畫堂之若唐德宗以玉綺為給事中稱——

名儒

論事當侍從或——玄因乾東方朔之節急急不別向諭說大夫為給事中出六

能臣

漢元帝認司空之傳狀八年歲上歲馬可鵝將必候給事中贊曰身為儒宗有相佐之龍返古社授臣也

明經

前漢鄒慶以——拜給事中此晉本傳

立德

仕然為給事中——遺然出書言

忠篤

昔武帝認曰郎中張達——履正為江表士大夫稱其在中朝以達爲忠篤中並聞其

清廉

武帝認無王陳鄧清正廉潔清通六君宜左右以數儒訓同給事中

全歸

給事中掌左石公列者事凡百官令狀侍中既省列狀正違失誤物不便者全靠而人進謂之——出榜百官志

駁奏

盧鈞字子和有大記全必更覆者曰——無松出本傳

草制

正光中上令盧化爲魏州刺史給事郎表高祖且言——遂執以詩奉相半始不說是改命舍人——據比外給事宿直亦——那當考出晏公集要

批勅

唐李潘字叔儉連給事中黃初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達白紙潘曰別以白紙是文狀還曰——耶裝相言於帝少有寧相若連升相故又在曰——有夕郎之風出本傳

夕郎風

西郎向璣聞作謂之——出柳子厚

傳詔旨

唐齊故爲白晳喪亡言因鳴喪故事令侍左右或馬前廬————出本傳

小門下

謂給事中——齊世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出通典

仍本廳

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中——是——寫書指扶牘如舊出類要

數以忠進

孔穎達太宗新即位————出本傳

孤持自持

李勃并給事中勃————不苟合於世人謂之沾激屢以言斥而岸直不火衰守節情尚之出職林

彊梗盡言

穆質性——烏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

博覽論正

孔武子論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生姦伏道不下岸苟同我父兄戮力于一
一最少和技劣简出本弱

言陳當世薛元超高宗時烏鵲事中數上書一一得失

論準古誼齊濟閭元初一駁皆授一一出席吉

東闡駁議

劉伯易辟給事中制曰一一實掌一一出自居蜀集

左省駁議

崔琳除給事中制曰一一不畏強禦出杜牧之集

詳酌可否

應有訛勃並今直李士向敵中張誼一一然健行下差向張二公名給事
中故也出本傳

論駁失當

給事中四人正凶品分治大房嘗謂出外出納之事若政令有失當列一全而一正
之出職官志

知無不言

陳摶字仲休萬宗朝烏裕市中善處激論事一一陳摶失當名所論敷土論清
黑歸重出言行錄

論無何避

程子伯寓外給事中甚頃聞以平全自在杭——會公論那
難五罪凡立直道安以次官古靖公乃立罷降失待不復進小朝而信則侍御江寧
司諫方立卿上疏留公復除給事中上曰諫事之設政要誠其量在富同朕深不缺
卿去就此特賜褒獎象笏示陞眷也

駁諫官出

嘉祐元年改新知刑南府唐介復知諫院時知門下封駁事何如言介爲有職朝
退不當一外以教對還之曰朝

駁內侍兼

德奇字挺舉陳源表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干軍政請自今
內侍不得兼六職樞密院通守丞爲定制

依舍人例

元豐七年給事中韓忠言門下尚得旨與鑄等依出旨令遷薦例中尚奉旨
治事少殿正起執票狀如有異同即具批數參佐詳旨轉乃是不許——封還——
況朝廷以施行事給事中或有審見即是已與執政異同向密奏次於上堂可見尤更
棄於此政乞依詔所委而省言極重朴均庶和諧納之分送之

奏駁姦惡

趙居士傳給事中余雅傑說文季士卒持後發政承一居第——謝共一命
遂移出市略

政壞禮法

范純甫述筆中九所封王正名公三紀然守國裕之大者起居舍人張本但忘中書
員外郎不以奏報令供職批註無此例——說——浙不當爲一時爲之聲
動也

出不外

乞正官法

洪平三年知府張某奏言已嘗等非無故令不出門下特取司量送本家一達
以——
出會要

望全朝典

元祐九年殿試言陳安道初擢第後因無事而被駁逐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
有違詔令——既——法出長編

論駁之司

惟奉臺

乃萬事出納之地

閱讀之任

朕付奏於中書付審議於門下有事成中之官實專——其選本臺
出納——先出除革所附

出納黃門

各事黃門職在——

殿內之臣

有事——職在於平公達詳論令取其過者而正之復其善者而行之至
於次數官人發解追取中竟得降本臺充官不然後

散騎常侍

要語

山公答事曰郗詵才志器局爲黃散黃散爲黃門
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閽當取素行
者補之

秦置散騎常侍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後中常
侍得入禁中皆無員

漢因之並加官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
郎

後漢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

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
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
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紹瑞持右騎而散從又
有貞外者因曰貞外散騎常侍

晉太始中令貞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

負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紹金輝
朝服佩水蒼玉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自魏至
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
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

宋置四人屬集書省

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
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散騎常侍通
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類職與侍中
通官其通直員外用稟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
大明中雖革選北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
尋復如初

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自是散騎視
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

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
與侍中高者有功一人對掌禁令糾諸迺違

陳因梁制

後魏北齊皆爲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
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
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其資叙爲第三清
北齊掌侍定限入貞如金紫光祿大夫也

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允曆代散騎官有節騎
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員外散騎常侍員外
散騎侍郎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

唐貞觀二年例諸散騎常侍皆爲散官從三品後
悉省之貞觀十七年復置爲職事官始以劉洎
爲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羣

慶二年仙二員隸中書遂分爲左右龍朔二年
改左右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
宋散騎常侍不常置與諫議起居司諫正言皆附
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

元無

國朝不設

事實

善達才容

丘山公善達字子度自弱降魏魏文帝善達之才容視以爲散騎常侍
時開帝取秦行祠之遂取都城

才志器局

金紹換酒

院序字達集多散騎常侍嘗以一乘輒與御史者之曰實充勑賓席
改常侍爲侍郎太師法萬歲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善余事

左諫

傳云禹散騎常侍與黃巾同俱掌一

班同中書

華嶠字叔峻加散騎常侍——等為內臺十吉騎散者作及禮部者詳天文錄
術山文書門下僕集音與掌統之

貂蟬如鳩鑿

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若招蟬何如鳩鑿對曰此招蟬於鳩鑿
中出耳

特為清顯

晉初抑挫成化常侍侍中並參推曆員外常侍——可分門下二府委置弱輩
侍侍中並侍講書半參分而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鈞符員外之選宜參焉
起居不脩

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蟬等日在集書閣省墮致便王言過薄

黃門庶兄

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侍郎薦黃門并舉讓高祖曰散騎之在中書者常侍者
之——領軍侍二衛之散騎不是空存推讓曰棄大委任
清號至濁

明臺為常侍加武散騎常侍元景曰蟬等日在集書閣省墮致便王言過薄

郎騎常侍

漢書有之類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為——

四職並驅

魏本置齊梁用人平難又名并為員外常侍中領軍中書舍——自薄近
代奉之有也

南座無紹

質理平庸賢也自外委弱掌任事而喜——白壁始

身有國制

晉武帝置普選名家——石越家多烏貞外散騎侍郎

御筆點除

魏本設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考太始十年武帝授元與散騎常侍通直政司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後雖比齊張京仁陰通直散騎常侍及今——陸

通直參軍

諫議大夫

秦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

中令

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

後漢增諫議大夫為諫議大夫亦無常員二漢並

屬光祿勳

後魏亦曰諫議大夫

北齊置七人屬集書省

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比其任也

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

宋承五代之官夫其守官職差遣統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湏別降勅許赴諫院共職方為諫官亦有領他職而不與諫諫其由它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諫凡朝廷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明道初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

諫院徒舊省於左掖之西貞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職務後復兼職如故慶曆初詔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元豐寄祿為太中大夫始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青焉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凡朝政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皆得諫正清元年詔宰執毋得薦舉臺諫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得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又詔臺諫言事官係非時上殿不合在輪對條具之數紹興三年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議兼記注且聽直前奏事元豐始不仕諫列然亦許直前頃者雄臣用事言路壅塞詔

卷之三
元
依元豐舊制

國朝不設諫議而有六科十三道御史言朝廷之事

事實

美才

漢制輔以美才推為諫議人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補上言李諫書令收捕禁
庭姦說又王褒責高王吉匡衡何謂是後廢陽等並為之

公直之士

漢常龍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一一之選才舉正有補益於朝廷者今或
從微誠苟名之不宜也自後無聞矣

嘗有諫論

唐王梓少諫議大夫——太宗推善逐謗每率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
入與聞政事

置匦四區

武后臨朝二年六月——共為一竈於朝堂東方各也竈有能告以養
人及勸農可授事於青廬銘之曰延恩而方夏邑有能諫論時政之得失可
授上於匦函銘之曰杞諫而方狀邑有能自陳都矯可授事於京西銘之曰中
覽此方冬秋皆有能告於玄匦銘之曰通玄宜令正職大夫納使

卷之二十一
元年十月復次子進

封事直論

至德元年九月制諭請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復論事相光知乾元二年四月而有諫官十日正封事直論得失無假大書真成厥政川存且閱大書七年二月其四員外郎侯季不荷過正身數貞元四年五月分為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郎中書舍

立異爲心

致臺灣氏等政府當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庶世專設一職既已幸然居是職方人多以一一持訖政事人君雖以盡道恭自尚不惜罪於盡廢故姑設一二冗諸如平淮臺官亦方高祖特免臺諫之選者嘗天下士大夫外跋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必抑進利口為之宜其觀望嗟嗟而莫可遏也

正言政事

隋時官與世達方漢武武唐太宗馬上經年之日與幹小自奉倚堅舟任一把以成霸業時本嘗聞有至諫官嘆嘆於其淳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伐人制敵之謀不可以告余非人能與政也及夫平定之後詔制既立則設置臺臣便封通化而諫請以補闕未嘗嘗耳今宜以終事中東陳大中書舍人東司諫左石史兼

省使司諫

利口爲能

立異爲心——此諫官之所以使人厭也況虛名不之持運苟次勝其識責容其法考來尤不宜使好——者舉嘆其間然族連庭而公其官則遠矣

三事為先

司馬溫公古凡擇言布官當以———第一不遺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此乃言誠使為諫官皆得如此之任何至如政黨所言哉

宿德

漢武帝因集五詠誠人太皆名儒——為之出初令記

軼才

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列火王褒今事褒有——招為聖主得贊正傳擢為詠大夫

名儒優之

漢鮑參字子都好學明經東方初徵為諫大夫其子鮑仲常善諫其子少文多質時丁傳用事重諫貢幸宜上書曰臣誠迫今我必以諫為職不敢不竭愚上以宜——凶史記

摯行

貢禹以明經——著聞元帝召為諫大夫虛己問以政事

著節

漢龔勝字君房高舍家居惟二人相對一名一教世云悲而樂

剛直守節

王莽遷諫大夫在前建明故石言後為王莽陷元贊曰王莽——不量輕重以
利賊出本博

寬饒忠直

孟光饒對策禹弟述諫大夫欲上疏見後令持事上以——恐謗下其害諫謂大夫
鄭昌惡傷寬饒——憂國上書諫寬饒并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迂闊言任子

王吉少好學，用其三事嚴為於漢。大司農、大司農史皆以其言，不違也。及後王制政一時之民濟之仁厚之成上以其言，——不違也。昌邑以爲——吉遷病危。

諫立后

別據上書：百姓貧更不良風俗薄——太奢利大淫誠敵太主宜以儉約為先。本傳：

言灾異

劉向本名火，上以諱，故改字子政。太常卿位與滿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正章得以官尚印九卿。滿望兄——並起今忠臣。諭在城私猶不忘君，撫撫之義。

當聖心

心度志上善曰：別公可以為令矣。全曰：漢人失此其言必有革紀。曰：——者出漢制補傳。

數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非故諱。太夫人——以禮進止朝廷，故之出本傳。

言宦官

劉向井諱譜：人主害重將上疏：——云：懷臣不列禮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競達。爲傳出袁嚴漢書。

諫夷樂

陳平入井，諱大府將西南——諱。及勾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會辟臣共觀之，奇之，降罰。射聲郎考曰：次各之會，音作辟偶。之，棄仲尼諱之。帝王之庭，不

狄之故
出本傳

清謹高亮

樂尚曰用舉——可仕便請大夫出續書

公直塞正

後漢書龐宇立達士議曰諫議之職應用——之士通才——有庸益於朝著

李法無改

性剛有節上疏論徵方宦官先官入半歲而諫議大夫正言直辭——於舊出本傳

王登善得

後漢張良忠為諫議大夫任城——謂晉惠曰不——居——得諫大夫惟吾
諫議得居出職官分紀

爲宮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實易直令諫議大夫至裕遠御中丞至嚴中丞御史並
出給通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文則奏今諫官所上封章皆指密無進一封閉湊門下中臺
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今宜先知情別賜諫院印免犯局至太和九年
以院之印
名文出嘆喜

諫官入閣

蘇子瞻非諱人多有古者不以爲有事也人等不用則無是矣余今階下鹿
聖處故多寄言區區猶存舊作一章可為附一隨中書門下及三司
珪城的善無存此立就正
在之也出唐史職林記

伏下與言

唐太宗神龍初名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真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
得失出會要

閣中抗論

唐鄭覃名諱議大夫據宋不恤政事善避安車與同職近參政之常初充檢
相蒲陵寺此革何人便對曰諫官卽意指辭曰諫之過參正下品也諫覃曰
一參事終不從容今有後事而陳朕與卿是美相見持久無一一參事覃子一人
皆相望

李真諫官

景祐景祐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卽正酒酣各命爲向彼詞或以諭言竭上或委
修辭主京伯獨爲此詔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肅至憲曰——也

肅真諫議

劉本徵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崩才死葬四內罪訛元恐天下聞謗陛下重賈
輕信害忠臣人嘆曰——也

遂良鰻亮

詳見起居門下

儒衡勁正

唐武——字廷衡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有風節

謙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易水人，號大雅。故諱議大夫，其職出為刑部員外郎，時

政得失，元膺論之，切上如之。翌日詣宰相曰：「呂某太有直氣！」宰相

在左右便吉無

得失出本傳

直氣敢言。高通字達，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權臣側目。

剉切當心

魏鄭公徵字元威，太守時非諫議大夫，朝廷難為所用，至府內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奏盡底隱，懇乞三百條，全無不一。帝一者出職林

叩閣告諭

崔元亮清慎介持，太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難為所用，至鄭注，指宋申鵠元亮率

諫官一庭矣……又得數百言，卒奏諭元亮，蓋冤在陛下，復言帝悟，衆服其不然。

八十四通

唐段仇，爲諫議大夫，論之朝廷，行失前後，凡有十一。以語切直，爲桂管觀察使，出職官分紀。

三百餘奏

魏徵初事隱太子，見李王功高險，勸太子及收王，李責徵，對曰：「子半從徵言，不至今日。王當其立，非徵議，大夫徵乃能盡此。」

諫披香殿

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取述之才者掌
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
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
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
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
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起居舍人遂與起
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咸亨元
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
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
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憲載
之史館得之以選述焉

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
兩省官皆為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

修起居注凡二人多以館閣官兼掌更審待立
於崇政殿又從行幸以備記錄國初院在皇城
外但閨勅送史館而不誤集淳化五年史館脩
撰張佖上言請依故事復左右史之職爲起居
注乃詔從置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
梁周翰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郎舍
人事通撰注記凡宣徽客省四方館閣門御前
忠佐引見司刑置進貢辭謝遊幸宴會賜賚恩
澤之事五日一報翰林麻制德音詔書勅榜該
公革制置者門下中書省封冊告命進奏院四
方官吏風俗善惡之奏禮賓院諸蕃職貢賞勞
賜賚之事並十日一報吏部文官除拜選調公
革兵部武臣除授司封封建考功謚議行取戶

部主貢旌表州縣廢置刑部法令沿革禮部奏
賀祥瑞貢舉品式祠部祭祀盡日道釋條制置
太常雅樂沿革禮院禮儀制撰司天風雲氣候
祥異證驗宗正皇屬封建出降宗廟祭享制度
並月終而報益錢金穀增耗度支經費出納戶
部版圖升降歲終而報每歲誤集以送史館
是歲令審刑院奏覆有所諭旨可否戒者並錄
送院核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
奏事元豐中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
職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
人臣奏對有賴辭訛愚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
則無所肆其姦矣故事左右雖曰侍立而欲奏
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乃詔雖不兼諫

職者亦許直前事五年官制行罷修注而郎舍人始顧其職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于朝門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故省禮樂法度損益因革掌罰勅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詔不分七年詔通英閣講罷續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穢塞難令旁文乃止隆興元年胡葵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火二立非其地三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詔前殿依後殿侍立余並依舊制淳熙

間羅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以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擢侍立官蓋自此始元豐寄祿起居舍人爲朝散郎

元至元隆年始置起居注左右補闕掌隨朝省臺院諸司凡奏聞之事悉記錄之如古左右史十五年改陞給事中兼脩起居注左右補闕改爲左右侍儀奉御兼脩起居注皇慶元年陞正三品延祐七年仍四品後定置給事中兼脩起居注二員左右侍儀奉御同脩起居注一員左侍儀奉御同脩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史四人通事兼知印一人

事實

起居之本

周公有左右勳列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蓋今——

皆為此職

隨時有度自五石浦祖虞南參允恭等——

分掌左右

唐時起居郎——後改左右又詳為左史舍人為右史故左郎右舍人矣

名之賢者

唐有孤德榮言才滿鈞褚遂良上議李安期蘇敬高智周張九齡余金等
並以起居皆有——

錄言訓

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列在御左右記一章一反賓主一答出迎與

錄動作

夾香案

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伏在紫宸內閣列——分立殿下出處百官忌

右螭立

唐文宗時桂牧用降誌曰分為起居舍人之文濡筆立——下出晏公額要

左侍極

柳玭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出家傳

執筆螭頭

唐鄭說室有本名起居郎文宗謂宰相曰聞——下宰臣退之詔朝日過所論
辦記牘未至誠說之對曰臣見筆所記便名為中故事不可取說帝曰朕恐
平當聞語不聞僅休矣諸將軍切以為耻吳曰高朝嚴典何妨一見以誠說言
聞遂逃之出本傳

齋紙螭下 唐文宗勅左石省起居——硯及筆於一頭一記言記事出六典

置札玉階

簡成太常自居相尚房起居令侍郎楊衡復以除起居舍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
闈帝猶新除起居舍人本中謂奏取避音類于李斯若而列之御郎一草於
——制報之右次趨而置制符舜禹出嘉祐錄又鄭曰記注傳筆亦序下其吉為
後世法不可用至人出聽故

執簡記錄

正觀中每日伏遞上與宰臣參議政事仰個起居郎一人——出會
時政記

對仗承旨

唐承繼之後左石丈惟得——已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璵請撰

職當修注

唐杜正誠之赴古王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座前欲出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
益否所以不能夕正倫曰君來必吉言存於左右大臣——起居——不敢不
盡愚直若一言率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令損於百姓頃聞之大宗
大悅出本傳

職在司言

唐元宗新樂春堂望二章起居舍人奏字奏臣——一詔宣序百

陳政得失 高僧爲起居郎言———稱宋太文出閣官分說

諫罷封禪

唐正觀右事奉山褚遂良爲起居郎———之事

論事忠切

唐魏卷特起居郎舍人帝謂之曰卿———有正視之威故不循

請納封事

唐吳兢爲起居郎上疏元宗——容———

文章俊拔

鄭仁表爲起居郎———自謂門地人相及章奏美皆曰天瑞有色云人瑞有

資質所宜

太宗特周詳兼合人帝御紫宸詔召左石文———最爲天子敬羈

文史博涉

褚遂良———工隸楷太宗召令侍書

召質是非

張次宗有文名聞盛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事故每入閣左石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李義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於左石史更一證所———故聞成正事詳於史氏次宗尤指奉職出職官分記

不聞觀史

太宗爲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不存觀之否對曰今知起居故左石也

文忠公集不書之辭卷之四

臣子當盡其心記於本傳記

不許覲史

魏文宗時爲舍人高素起居注參食古董左右是害得失人主不可紀上有取觀火氏為天職陛下一見則後本所吉必有歸屬善惡不必不可以為文乃止

通英立侍

仁宗朝布達官侍一一者立每問對別矣入奔對而給事召皆坐帷幕帶讀者以次立而記注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一一審聽得音以詳記錄不可坐令立侍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婁顥言一一君侍臣請讀其誥訪之際動閑政休乞令僅注官侍問中出本傳

便殿侍立

起居郎舍人掌記天下言動御正殿列俟於門廊水一一則一一行幸則從大朝會列對立於殿下端首之側

後殿奏事

然草詔說舉修起居官者因一一侍立亦許奏事出舍委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范百錄參言今終起居注則一一知諫院雖而不與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刑部侍郎秘閣校理同終起居注陳襄一起居舍人和一一兵部員外郎同一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元祐仁宗集賢院尚修起居院注

遂特用詢

唐詢至義成統用朴名人修起居注非故第本裁修注開仁宗

無以易采

初修起居注中書擬人而錄宋在選中上指某曰此儒也雖有洁退名
鄉光朝舊人久補外未常自言對曰臣生於遠自嘗其分數也惟陛下聖賢

宗實錄記

朝無出公

宋故周蘇軾為起居舍人起於通惠不欲賤後晏地召歸之以半相全持正曰高持正同公細細
久失中——古者公固謂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之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不
許

朕自知卿

胡銓自鄆衛公為起居郎直前奏事云陛下深懷首蒙召除曾未決句又擢左史官上
曰

推明聖德

蘇軾為右史奏曰為先君雖讀三朝資治至貞宗皇帝慈惠生因論陛下在宮中不怠
武威威其言可以推明聖德注添脩右史註其事于冊又錄一本上進望陛下
下求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也

士林竦羨

元豐奉京起居郎其弟卞為右史兄弟並入侍立——

備職史官

王嘉兒字孝遠元祐中爲起居舍人侍過失司馬康譖洪範至論休三德上曰口化三德勿失有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流審而問之必能休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以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故古之子姓以示萬世之言也出東都事畧記

延訪政事

歐陽脩在宋朝召知諫院未幾脩起居注每勸上一見大臣一以一

從容訪問

周文忠公必大以起居郎直前金部員外郎還作可多進參屬初郡經筵公奏宋置經筵非多分章折句正故入主……以祥聖德

起居直前

詞林選起居郎論記注不應近家出則校數守當侍立遇……每日閑門事陽班次金入再入和公曰與絕口不言如字上嘆其忠直王之臣戶總管上和排張忠載公公性寡之間者稱狀之出行狀錄

起居進御

梁周翰太宗召見中閣脩撰尋遷起居舍人真起居郎因言當寧宣喻之言侍臣如之弗望脩爲時政實仍令郎寧令人皆直諱故以記言勤勤勉起居注安房先道御禁付史館……自周翰為始也矣

修注十載

崔過度字晉高人許皆初同一起居——餘常退匿帷間虛為上所免其咎於勢利如此出參御事客

為郎七年陳太忠公先佐居官不妄進取一起居——不迂曲言行錄

繫鞋造殿

宋制左右火達官一員侍立雖前殿亦立令輪番值一日為半為之在日爲仰坐接駕列側侍從官供朝而退至崇政殿則與曰參官回朝退出殿門則流水而入一屏一牕立待三省推溝及上殿班退方升殿自精廬西面立於摺底都水省之下閭門參立公事駕坐乃退然後趨出

與講讀並

唐起居舍舍向宰相公卿聞政事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於二時後殿為次上殿臣寮退聞所言善之然未常有啟告之者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禁中仰視侍字達火馬左史復建言併用殿官入並立於墀陛雖存故事而今對語略不相同亦不敢自書惟經達得依講讀奏嘉祐間寘直講而請也

依講讀奏

紹興二十年詔起居郎各人自今後許——官一事先是起居郎決違言臣章得以記主禮侍從禮伏聞元祐中起居舍舍向陶常乞假講讀臣僚存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讀猶凡人待何由不許今事乞不語違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出中興會要

廣志卷之四百七十九

拾遺補闕

要語

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闈拾遺二官以常供奉諷諫
天授二年各增通置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
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
員外郎侍御史補闈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
雜著於謹誦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闈
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
門下右屬中書

宋端拱初改左右補闈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
左右正言是時太宗欲令諫官修職故詔改其
官後亦有兼他官不供諫職者真宗天禧初詔
兩省置諫官不兼職用劉焯魯宗道為左右正
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

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九朝廷
有闕失大事則廷諫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
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為承議郎中
興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淳熙十五年兵
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諫之官尚不闕負居其位
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
焉顧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掌諫
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
著在監察御史之上光宗立復省

元置補闕官見給事中起居注同

事實

侍臣

舒元褒疏遺補官缺雖半乃陛下一一也出績迎典

直臣

鄭余慶子幹為補闕右司獻疏初至余慶入朝高宗謂曰卿之全子狀之一可更

清選

左石補闕同本元句——舊出選舉

伏閣

書五色補闕時太中傷被誣臣昌言曰奉相恩復有所不宜并乃奸人陷之五年禁官至一品之富寢而廢聖君相委蔽之名都因幸同列——切爭之出本傳

當官

崔漪爲急不稱性舒遲退止雅如也——別正言不可附而然

號稱職

獨孤邵達司諫吐突承祚討王承宗邵執不可執議取因——

諫忤旨

唐李涉遠石浦閣以下——下諫請參平

鯁亮稱

路隋端元寡志除外補頭以——出本傳

鯁亮名

唐崔辟補闕上疏論張廷齡以——知不傳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始德號——出通鑑

內供俸

唐韦谷年進石浦閣——條列朝廷之上在庭宴饌對半札名使中貢人召舉并本官次同草給至目失

危乘輿

左石補闕掌供奉院試——出唐真

戴連車

武后特宦駕御有無名下作青白補闕戴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出通鑑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侍召補聞皆發卒相後每朝廷有失而人一一舉舉植
出本傳

更進諫諫

李顥子用仁庶補時其李正辟李約——數移大事

諫疏激切

諫書鯁亮

唐太宗以魏徵遷司諫言於宰相曰大寧得諫參拜聞夫勳成聖政苟令得參於
姑蘇之間必能極諫諫或處於無避之地命於狀內備達——記中書舍人之辭
同在一詩地——故上——無數回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司諫復辟封官上———

推其清密

帝起原遷左司諫李顥請聞言帝王父納諫而望拒諫為奢今不聞進規朝中何以
之天下事帝曰常處乎政情教士古其言也切在鄉友知舊是中外——
德輿為助

權——載之元中為左司諫章奏絕詆排奸幸與陽城——出塞辟

歸登寄名

裴玄齡母章德宗欲急為相補聞焦執易疏諭之疏聞示僚友薛————慄然
曰猶——福建之下尤難獨當出——傳

職酬無愧

唐節度使李王言本復自奉遠送其子參軍之禁署錄果由是諱之可謂之
李王言本復送其子參軍之禁署錄果由是諱之可謂之李王言本復送其子參軍之禁署錄果由是
無礙雙休復
陳思而退也

職奚用衆

牛素字秉齡遂司教諭事會華相請屬陳宣宗曰諫臣惟能舉一鳥可
取今采葑庭上牛農使候閣所未聞三人足以出分之

諫治金母

裴度忠宗朝達左補闕帝令方士治金母服之則源濟上疏諫帝怒出江陵金
木納

論壞紀綱

敬宗改手日脩角闌府元袁
厲語曰丈人何事无榮曰宮中與作人甚帝色變出辭廷老侍
不以辛司進疏烈——帝

實難其人

朕聞衣職有問仰甫而稱之善所以篤定天子而稱而稱其不至也我尚深謀
諫者以神明其耳曰九在茲退——

不負所職

韓公烏左司玉所公兄公諭事功直帝不喜謂公昆平臺諫官多長避而
安計州下徵發近名如若曰——諫官且如此出言行於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稅萬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徂寧法利坐諫官須——若大臣自除則大臣必失無報言若執政惶恐出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傳尤俞名司諫常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秦乘公對曰若乘有難陛下何不刺史忘正典凡女冠往等上曰欲使皇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意臣不見其罪臣身忽諫官使臣——言事臣所不敢出言行錄

諫諍有体 江公望除左司諫公望——朝野稱爲得人

君臣一体

法筵龍象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尤有也左石大臣取狀也諫官御史耳目也庶庶不力則百事舉耳目不明別四方塞一体病則尤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子瞻所厚故布哲及之也出言行錄語

座右龜鑑

崇政殿說吉昌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吉蘇轼在通英殿哲曰——觀第
一義帝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辟不獲當以楊舉多百姓畏在言路而趨陰爲
子瞻所厚故布哲

言行錄

賞一隱逸 成平山而山處士特致對優並授右司諫真宗曰——可勸天下

戴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良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續歷仕三百餘年方曰聖朝

——言資之重取古無此並出金匱要

所言四十事

趙普除殿中司宗尹言於旨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避侍御史上謂宗尹曰
卿在官路參奉職——已施行三十六五年初除言官即轉在其所言事
考其夕少當子已行者即朱紹
其下外既不知也出中興系錄

存藁七十餘

韓魏國志歲上時為諫官三官年所一諫一欵欵而焚之以啟古人謹密之精然恐
無以見人主後陳之美乃集——章句諫稿存藁曰處於其百尺高台於於裡
勝而以至滅特
之出言行錄紀

要機大體

田錫既拜諫官即上疏狀率國——者一朝廷——者四

知人安民

王訖擢右司諫百陳——之術出東都卷

秦京無君

陳忠肅公確為以諫先是因會解見——視日久而面鮮善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
日必貴然予其安然敢取太陽吾恐此人——自非平生皆諫有深以莫忘京聞
因所親以白解惟卷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的而擒城湯擒王不得自己也遂攻之愈
力出言錄

親王造錦

豐後左近源嫡王源公刑王頤金成都水之澤者造錦衣櫟即奉勅監春御史
趙抗時同道對進謂復曰聞彼君言使抗汗流浹皆怒事中薦君歸曰謀官如此今
太平矣

出表編

疏執政八章

王若叟尤於九年遷居司徒一日孟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治者公方據給事中則數
奏所以陳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皆出公位上疏云仰承人情山海無窮胡亂
八上章命竟

較出言行錄

言外基二人

蕭王肅公遷拜左司諫有二耳日多不稱職公既一一解那正然後可治上必三
人乃大瑞甘井都水百工皆所主上即寵之

員外郎遷職

元祐六年中書舍人鄧雍言左司諫昉康國除史——案故李臺諫官事推職
者不久述指其次亦以一美矣或然委不勝制明亦降然今康國除史——謂以
稱職而遷員外郎在司諫之下以妄言黜列本免降黜之因詔改郎中之職
出文會要

知制誥寵言

韓忠獻公爲右司諫朝廷欲以——其立一公日諫行是矣取

美官非本意也

右省職在諫議寘爾出曲阜行矣安翰右司諫則

後入閣

唐王仲舒外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度齡與南城父爭言不可——唐韓昌黎
仲舒辭

叩龍墀

唐劉蕡楚今拾遺故宗政遊禁輒燒絶楚出班以韻叩龍墀若謀人主伏奏出
唐本傳焉

拾遺立緊

北省之次歲可替否也平事出緊赤尉坐緊拾遺文緊在行立在人仕之參選是
三官者附筆矣以為榮也出南京雜記

謂之把麻

唐遞事令入宣詔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圓領聲以助之——
一出六典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使李靖等薦邕——堪為諫諍之官名升右拾遺出度
本傳

性鋒銳

元和元年元稹乞除拾遺——見李成式既居冰垣不放肆自滌事無不盡
續通鑑

相者志健

擇褐升

張岱有大志好王伯大暮榜國忠間猶才屬之——左拾遺李蓮英時徒美尾從
達諸肅宗所載論事

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李隱崖山史從之室元和初李蓮英——左拾遺李蓮英時徒美尾從
本傳

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絕人文章元和初——左拾遺並出本傳

中賢人

供奉官

元和魯拾遺上疏論諫賜目九今之人以上封進見唐安節拾遺補闕元貞以此
補——與王珪魏徵等列臣雖雖至愚能不自愧出頭矣

王者師

肅萬句左拾遺未處張籍曰如窮石川之則為——不用則幽谷一史肅宗擢
第拾遺不數年出入特相出分紀

立陞大言

唐文忠公集卷之三元武者不見于集卷之三蓋其在朝時一
居所除社稷大計陛下蒙鑒后後可得拿出李忠側

守閭極論

王仲舒烏捨道德宗信裴延齡遂降賛仲舒與陽城等一退莫一一一退歸太廟不可相出本傳

才清格秀於者許事赤尉嘗以一望一官得一孤者著之俗號爲三賢官尚史部錄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某慈父左拾遺謹業直其一甚所以年老者仗位未足惜身不足也所然後能有問必見有通必諒猶足得失無不於天下則病無不言此固謂盡拾遺之本意也我位猶卑不得言出自集

時人稱重

唐歸公非若拾遺特故相樂延於陽城燕執笏等以充言旨初執笏單廷威立金盆勸忠頤等名當進之下安志猶當自是向列初諫金等體著無所因過公議當重王微字照又爲拾遺吉干餘上無言無回忘一一浩然一

聞即應論

薛延光嘗中爲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拂衣而詣諱元褒不能對之去同往等以爲爲解有——參時人取其不見出本傳無事不言白居易尤和中爲拾遺被退憲宗———消沉於牕多見聽可

論執強梗

自居易後劉蕡等宗本翰與趙曰陛下怪矣帝安色罷謂李外曰是子病
自拔擢乃敢爾

詞旨典美

陳子昂爲右拾遺上疏諫事，一言一一出本傳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太極十一年左拾遺王諲右拾遺許廷傑上疏：「追中使往羅浮山，
先生詔曰聞示來章，謹納誠意出分配。」

諫營興秦

唐僖宗貞明元年右拾遺則天持營興秦之說曰：「雖宮則廟亦以考矣，更方人
之力以事上，本此忠諫者以陛下爲不光人務本已者出分配。」

諫持中人

白居易在拾遺時，王水宗及詔曰：「吐突水雖出討居易，一曰唐家制度征法專委
師，比年始以一且水確在制持四方，聞知必輕朝廷出本傳。」

乞出宮人

元和四年早集下記獨岱白居易見記述本詳，即一益免江淮而制以抹沉瘠，
一皇帝水納。

時目柳篋

唐柳宗元左拾遺公卿朝野記，爲成全一否，以其博奧，一爲一一出
本傳。

御題魯直

詔置諫官

忠宣公道在上時未有諫官御史與其同列每有事必委之以言官古者六卿皆有諫官至是既無其志則一毫以達他日遂念其言一筆一墨出言可行錄

增置諫員

劉備自據蜀天倍初一一一御史十二員岸與宗直百與其選擢為左正言
出宋都事卷

親筆名除

金襄公靖字安道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一一公姓一右正公成
激奮勵遇事極言無所回避出言行錄

上指字問

余襄公靖為右正言當
之聖朝而後已出京水

自一一其一二

事許面對

天禧

章請面上

天禧二年左正言劉
擢晉寧國公對辨為右

金建司達為故事出仁宗錄

以為錢最首
致清道一一第事而

作賦知名 夏侯嘉平傳嘗改巴陵一洞庭一大宗一其名為右正言出事畧獻歌稱旨

至道元年和議遂石正言一詩一一上謂近臣曰卿才有文彩能負何堂孫如
蠻者不可得也

慶曆四年以修嫂父張老佐提刑潤州縣鎮公事左正言金積十載不當得
此一上曰朕不以女歸則人若物議尤甚一郡出牒水記潤

言正事當斷

韓憲公降右正言特大臣佐祐時政務務備故事公一日奉一出聖旨
上聞奏有合朕少斷臺諫官免有未便但言未不忤進改也出言行錄

伯雨號慙章

仕一字德翁性剛直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奏詔體

曾誕對客問

——譽等鄧浩交善后之廢也誕三典浩書勸使力譖復后不報及浩以諫
立制后向誕疑者玉山主不一一篇以諫之識有以比第命諫臣論出閩史
先充其職

宋末時依唐制置拾遺補副各左右員專掌諫諍之不許對彈從之今以許
程文清東光亮其職班者在監察御史後竟亦立御史